悲劇主題公園·沈園

文化經緯

沈鴻鑫

沈園位於歷史文化名城紹興，不僅有亭台樓閣、曲橋幽徑、奇石異花、綠柳翠竹錯落其間，此外還有極高的人文價值。紹興地靈人傑，歷史文化底蘊豐厚，早在南宋，就有集士官、軍人、詩人於一身的陸游，他是南宋詩人當之無愧的領袖。在沈園中保留了一系列有關他生平事跡的標誌文物，還在園內「雙桂堂」中開設了他的紀念館。

園的北面是詩境園，一尊太湖石上鐫刻着「詩境」二字，字體取自陸游的手跡。園門上有塊造型拙樸的「斷雲石」，它原本渾然一體，後被人爲分開。所剩「斷石」二字也源於陸游的手跡，寓意他在封建勢力的脅迫下，與前妻唐琬無奈「斷緣」。在「孤鶴軒」南壁碑上，刻着陸游的《釵頭鳳》和唐琬的和詞。「孤鶴軒」內有一副對聯：「宮牆柳一片柔情付與東風飛白絮；六曲蘭幾多綺思頻拋細雨送黃昏。」其意境、情思、風格均與陸游的《釵頭鳳》脗合。陸游紀念館則根據陸游的生平、思想和事跡依次分爲「內憂外患，赤誠報國」；「勵精圖治，勤政爲民」；「一代文豪，成就輝煌」等六個部分。其中第五部分介紹了陸游與唐琬抱恨終身的婚姻悲劇。

在古代，封建意識根深蒂固，自由婚姻無從談起。陸游原娶才貌雙全的表妹唐琬爲妻，兩人伉儷情深，和諧美滿，不幸在陸母的百般威逼下，棒打鴛鴦，僅兩年時間，陸唐二人只好忍痛離異了。又七年之後，陸游與唐琬在沈園邂逅重逢。此時陸已另娶王氏，唐已改嫁趙士程。唐徵得趙的同意，在沈園設酒餚款待陸，以共敘離情別恨。面對昔日的恩愛之妻，陸百感交集，心如刀絞，臨近分手時，懷着滿腔悲憤，在園壁題下《釵頭鳳》一闋：

紅酥手，黃縢酒，滿園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，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！錯！錯！

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！莫！莫！

唐讀罷陸詞，柔腸寸斷，悲痛欲絕，回家和詞一首：

世情薄，人情惡，雨送黃昏花易落。曉風乾，淚痕殘，欲箋心事，獨語斜欄。難！難！難！

人成谷，今非昨，病魂常似秋千索。角聲寒，夜闌珊，怕衆尋問，嚥淚裝歡。瞞！瞞！瞞！

將生離死別後的愁思，無法宣泄的痛苦以及幽怨成疾的現實盡情哭訴。唐柔弱的痛體，終究承受不下無邊的心靈折磨，不久憂鬱命絕。此事反過來又給陸游雪上加霜，在精神上再度埋下深深的創傷。爲了追思亡靈，沈園也就成了陸游對唐琬情牽夢繞，老而彌篤的憑弔之所。

在唐琬死後四十年，陸游已七十五歲重遊沈園時，睹物傷情，悲從中來，即作《沈園》二絕：

城上斜陽畫角哀，沈園非復舊池台。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。

夢斷香消四十年，沈園柳老不吹綿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猶弔遺蹤一泫然。

到七十九歲，詩人夢遊沈園，又作七絕二首：

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家園裡更傷情。香穿客袖梅花在，綠蘸寺橋春水生。

城南小陌又逢春，只見梅花不見人。玉骨久成泉下土，墨痕猶鎖壁間塵。

直至八十四歲，陸游仍念念不忘沈園，再作《春遊》一絕：

沈家園裡花如錦，半是當年識放翁。也信美人終作土，不堪幽夢太匆匆。

這些詩字字血，聲聲淚，哀婉深摯，淒楚動人，充滿了對唐琬不盡的懷念，歷來膾炙人口，廣爲傳誦。八百多年來，人們總是把沈園與陸游聯繫在一起，與陸唐的婚姻聯繫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沈園便成了這一悲劇的主題名園。

遊覽沈園時，正值秋風瑟瑟，秋雨綿綿。在這種氣候氛圍中，當導遊小姐在園中壁碑前，抑揚頓挫、聲情並茂地向諸多遊客朗誦陸唐相互唱和的撼天地泣鬼神的《釵頭鳳》時，全場鴉雀無聲，感情脆弱者還默默地爲陸唐悲劇灑下了同情之淚。

麵包香

李憶著

天南地北

童年的記憶，充滿麵包的香氣。

當時年紀小，到隔壁麵包舖去看人家做麵包是最好玩的。看着麵團慢慢膨脹，由小變大；變大了的麵團會慢慢移動，眼看着麵團就快要移到桌子邊緣去了，可就在這當兒，麵包舖老闆或伙記就會適時趕過來，把膨脹到快要從桌子邊緣掉下去的麵團兜回去，然後使勁地搓呀揉呀，揉呀搓呀直至到把麵團搓到又回復到原來的樣子。然後再讓它發酵、膨脹，然後再搓、再揉，再發酵。如此這般重複兩三回後才開始做麵包。麵包有好多種款式，我最喜歡打麻花的那種，編成條的麵包像辮子似的，臨送進烤爐之前還得刷上蛋液，再撒上砂糖。等到出爐時卻滿滿地擠成了一盤，壯觀極了；砂糖在淺褐色的表皮上晶亮晶亮的，像滾滿了露珠，飄起幽幽的花氣——其實那是麵包的香，留在我的記憶裡，歷久不散。

長大以後，麵包就不香了。從外面買回的麵包擱在廚房裡，不會散發香氣；取出來放在餐桌上，也沒有香味。它像一張白紙，無色無味，就等你給它抹上牛油和果醬。於是，色相是有了，可是仍然是不香的。純淨的麵包，幾乎沒有自己的味道，你給它抹上什麼味的果醬它就是什麼味；夾進什麼東西，便是什麼內容。它沒有個性，像一個嬰兒，造化全在別人的手裡，就看遇到的是什麼人，把他教化得更好或更壞。

這是現時生活中的麵包，完全讓出塑造權。主要是口味變了，不太嗜甜，所以買的總是白麵包，它不會自己香，所以總是嗅不到任何香氣。因此格外懷念小時候的歲月。

小時候的麵包會自己香起來——每天黃昏時分，麵包出爐，香氣隨風飄散，兩條街以外都可以嗅到。忘了說，麵包舖的老闆跟父親是同鄉，兩人總有談不完的話。尤其是談到家鄉，那是永遠也說不完的話題，我有時也會坐在一旁聽。現在回想起來似乎記得點什麼，其實多半是在家裡從父親與母親的閒談中零星記下來的。兩個同鄉說家鄉事，聽在我這南洋小女孩的耳裡，根本就聽不懂。所以說，這「似乎記得點什麼」眞的不是第一手資料而是父母親的閒談。

父親說話嗓門大，中氣足，而麵包舖老闆也不遑多讓。兩個男人的談話穿牆過壁。

母親就笑了，說：「聽，這兩個海南佬！」

海南人說話嗓門大，我倒覺得是「音吐弘暢」，間中附有要把鄉音發揚光大的潛在意思，任重道遠呢！

海南人除了開麵包舖，還有不少是經營咖啡店的。小時候父親帶我去訪友，不是上咖啡店就是去麵包舖。最常去的除了隔壁他同鄉的那家「益群」之外，還有「新同樂園」和「安樂園」兩家。隔壁的那家取名「益群」而不叫什麼樂園的，想必是開間麵包舖子，除了營生以外也有造福人群的想法或願望吧。

我小時候也曾有過夢想，想開麵包店。是店不是舖，只賣麵包。現在我的想法卻不同了。倒眞希望能開一間麵包舖，就跟我小時候所見的一模一樣：搓麵團用手工；爐灶是磚砌的，燒的是木柴，柴燒完後的炭用來烘麵包。到時便應有盡有——麵包的香，童年的夢。

北角影夢

顏純鉤

HK人與事

那天乘電車去北角，微雨的午後，窗外是迷濛的維多利亞公園，不遠處是天后地鐵站斜對面巴士轉彎入大坑道的路口，突想起當年積尼高遜主演的那套影片《慾火焚身》在伯樂戲院上演時，那大廈外牆，曾經掛了一幅很大的電影海報，正對着電車路，每個坐窗口的乘客，都看到醒目的劇照。當年就是被那幅巨大的海報吸引，才去看了這部影片。

因此想起在北角看電影的老好歲月，當年英皇道從西到東，就有新都、百樂、國都、皇都、新光、國賓等五六家電影院。九十年代後期起，香港興起商場內的迷你戲院，沿英皇道均勻分布的電影院一家家執笠，到如今，只剩了一家不放電影只作戲劇演出的新光，獨自苟延殘喘，年前也還差點關門大吉。

當年百樂主要放映荷里活大片，住在東區要看這一類影片，多數要光顧它。有時候它也放一些舊片，我在那裡也看過蘇菲婭羅蘭主演的《萬世英雄》，見識過荷里活那種大布景千軍萬馬的大製作，當年的蘇菲婭羅蘭青春逼人，有一種富於野性的風情，兩隻眼睛會說話。

電車往東到炮台山，那裡有一家國都戲院，七十年代末初到貴境，住在北角月明樓，從住處過兩個街口就到國都了。每逢周日上午，那裡總會放早場，那時滿街福建新移民，都在國都戲院打發一個上午，享受沒日沒夜加班賺錢的窘迫日子裡，唯一可以負擔的文化生活。

國都大多數放映香港武俠片和台灣國語片，武俠的打鬥讓我們這些在「文革」清湯寡水中餓了十年電影的人大開眼界，原來在紅色江山的革命狂飆之外，還有這麼一個正邪決鬥埋身肉搏的民間江湖。至於台灣的愛情文藝片，那時正是林青霞甄珍、秦漢秦祥林們的天下，浪漫銷魂的對白、淚眼汪汪的特寫、優美的插曲、沙灘上追逐的慢鏡頭，一套令我們爲之神魂顚倒的電影語言，與革命樣板戲的鏗鏘決絕成了尖銳對比。

國都往東有一家皇都，這家影院有點曖昧，大堂侷促簡陋，進去要走過彎彎曲曲的過道，樓梯暗角里彷彿發生過三山五嶽人馬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廝殺，感覺像私竇多過像一家影院。皇都放映的都是本土製作，通常質量不高，影院設備也較簡陋，大概看過一兩部片子後印象不佳，後來就少幫襯了。

新光當年也放電影，除了左派電影公司出品外，也間中有大陸電影上映，記得當年在那裡看《中越邊境反擊戰》，好像是報館發的招待票，雖然吸引力不大，但解放軍進行曲中看到前線的士兵衝入諒山的鏡頭，還是有點感動的。越南原是「同志加兄弟」，後來竟反目成仇，現在似乎又握手言歡了，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，也免不了鬥氣式的折騰。

國賓不在英皇道上，在馬寶道，也是一家很舊式的影院。到香港的第二天，親戚帶我到那裡開眼界，一部武俠片也忘記片名了，只記得主演的有後來當了和尚的黃元申，還有一個脫星陳維英，在戲裡被惡霸強姦，有裸露上身的鏡頭。暴力加色情如重磅炸彈，讓我這個尚未從革命樣板戲清規戒律中走出來的新移民砰然心跳，出來後見滿街陽光，資本主義香港近在眼前，這才略微釋去一點犯罪感。

想念以前的電影院，因爲看電影是一種犒勞自己的方式。那時在報館做夜班，白天大部分時間用來補隔夜的睡眠不足，再說，正場票價對捉襟見肘的日子未免太奢侈，於是早場便是天賜恩典了。早場有俗有雅，俗的有日本色情片、武俠和台灣愛情，雅的有荷里活文藝片，也有一些舊時經典滿足另類觀衆。我盡量找好電影看，補常識之不足，也因爲資源有限要善加利用。當然少不免也要換換腦筋，看台灣愛情片是緬懷青春歲月，看武俠片是借暴力刺激乏味的生活，看色情片是單身漢的性慾無處宣泄。如此兼容並蓄地看電影，成爲英皇道上幾家影院的常客，也使那幾年清貧的日子多了一點色彩。

那時的電影院，銀幕前通常還有一道銀色幃幕，幃幕上特地勾連幾道彎彎的摺皺，開映前燈光射在摺皺上，特別有一種夢幻效果。冷氣從四周掩至，腳邊有輕音樂緩緩流出來，進場的觀衆平心靜氣享受那片刻的安謐，整個人沉在軟座裡，期待幃幕冉冉升起之後，那一場聲光色藝齊全的影音盛宴。

很多老電影都忘記了，只有看電影的感覺還在，這眞奇怪，感覺是有記憶的，那種記憶有時比其他的記憶更深刻。

昂然行駛在北角英皇道上的電車「叮叮」　方　元圖

窗前浮想

李憶著

人生在線

總是很羨慕對面人家的花園，不但樹木掩映，花團錦簇，而且還有很綠的草坪，總是修得短短的，遠看像鋪了一張毯子似的，美麗極了。所謂的遠看，是站在我的小書房的窗前，隔着院子從樓上往下俯瞰。

是的，俯瞰。那是很美妙的一種觀瞻。每次，當我覺得這樣或那樣的題材都沒什麼可寫的，也寫不下去，更不是很想寫的時候，就會走到窗前把百葉簾拉開，讓窗外的風景盡入眼底。這種觀瞻很有感染力，令我有種像是重拾久違了的童年般的喜悅，瞬間心扉大敞。望着眼力所及的最遠處，感到心中所昇華出來的並非只是一縷氣韻，而是寧靜與平實，是心領神會有所寄託……於是再回到書桌前坐下，文章便可以繼續寫下去了，而且心情是放鬆而平常的。此時便覺得對面人家的花園，已經不再是草坪很綠很美讓我羨慕的那回事了，它純粹變成我的心情問題。不由地想起母親，想起她在世時經常跟我說的話。她說人心之不切實際，是「沒哪樣偏想要哪樣」，「連草都是別人家的綠」。這不是自尋煩惱嗎？怎麼就不想想自己所擁有的？「連草都是別人家的綠」成爲母親的一句名言。

卻是我心靈上的一點歉意——因爲並不是很上心，這層意思要等經歷了好長的歲月，才逐漸有所領悟……

然而領悟了又如何？站在窗前「遠眺」，仍然是我在書房裡的活動之一。而視野被近距離的屋瓦所遮擋，容不得遠眺，不也是大多數人的「自見」嗎。

活了大半輩子方才領悟芸芸衆生所致力的事業——追求，看是追其所心儀，求其所向慕，卻是原即已存在的。只是大家都沒理清思路，好高騖遠而已。此乃與「鄰家的草坪總比自家綠」的論調相遇的瞬間。

今夜。夜深了，茶也涼了。窗外有風的聲音。整個住宅區陷入一片寧靜之中，除了唧唧的蟲聲，許久才聽到一次路過的車聲，都是閃電般的飛駛而去。想必是某個夜歸人的歸心似箭罷。突然想到今天已是年初十，再過幾天就十五了。十五元宵夜一過，年就走掉了。可迎來的卻是皓月當空。每每半夜乍醒，天色很亮，還以爲是天亮了，其實是滿窗的月色，水銀瀉地似的教人覺得有點飄浮。這樣的月滿之夜，不也是我們所熟悉的嗎？一叢翠竹，白蘭花香裡掩映在霜白的月色之中，許多背誦過的詩句突然湧上心頭……

天上人間啊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，隨便一段都是十分動人的。卻無關江湖況味——文學取材於人生，詩情產生於生活！

那樣的啓迪，像是擾人清夢的風雨聲，聽久了也就不覺得吵。卻但覺夜裡的浮想有點不切實際，有點莫名其妙，它遠而不盡，彷彿是隔着玻璃窗看外面的雨景，水氣朦朧如清淚垂落……

香蕉及皮

姜琍敏

天剛擦黑，路燈還亮得有氣無力。我路過這人跡稀疏的巷口時，無意中瞥了他一眼。他的頭蓬得像個鳥巢，臉污黑得似乎刷了層漆。肩搭個癟癟的、像他衣服一樣髒兮兮的大化肥袋。平時你只總是在垃圾堆前見到他們，經過他們時，我們的路線恐怕都會自然地劃出個弧度，視線也不太會在他們身上多作逗留。

之所以讓我多看他一眼，就因爲他現在是站在香蕉攤前，專注地審視，小心翻弄着幾把香蕉——香蕉攤是那種不同於水果店的，在一輛三輪車上碼一堆低檔香蕉的攤子。因爲生意清淡，那賣蕉的並沒在意攤前有了個顧客，他歪着脖子抱着雙臂，正出神地看路牙上兩個民工下石子棋。使我有些訝異的就是，那個拾荒者並沒有如我想像的那樣，意在順走一把香蕉；而是終於選定目標，從一把香蕉上掰下幾個小香蕉，擱進秤盤，並開始在胸前摸索。同時也如同我們一樣，伸長脖子盯着蕉主的秤杆。有意思的是賣蕉的，他並沒爲生意太小而不屑，認眞秤量報價，還把秤杆移給拾荒者驗看。在拾荒者終於摸出一小堆角幣點數時，他才認眞打量了他一眼。這一眼顯然讓他有些意外，但旋即平靜。他把四個香蕉裝進小袋遞過去，卻把拾荒者遞來的角幣推回去，同時擺擺手。

拾荒者如我一樣木了一下，迅疾離去。但很快又遲疑地回過頭，再次把手裡的小錢向賣蕉的遞了一下，賣蕉的這回露了點笑容，再次擺擺手。拾荒者這才向他一哈腰，大步走開。同時迅即撕開手中的香蕉，幾乎一口就把整隻香蕉吞進了肚裡。

當他上到對面馬路時，路間已先後扔下兩隻香蕉皮。但第三隻香蕉皮沒有落在地上，拾荒者眼前出現了一個垃圾箱，可能是職業敏感吧，他在垃圾箱前站住了，並把第三隻蕉皮扔了進去。接下來，又一個讓我有些訝異的情形出現了：他竟返過身去，將先前扔下的那兩隻蕉皮撿回來，扔進了垃圾箱，同時還伸頭看了看那賣香蕉的，很快消失在暗影裡。

我也看了看賣蕉的。他又在看民工下棋了，好像什麼也沒發生。但我卻覺得自己看到的還是有點意思的。

看來，人與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，但無論什麼人，無論他處於何種境遇或地位，心深處總還會存有某種共通的東西的。我還聯想起這麼一種說法：有人在南美打一個噴嚏，根據聲波擴散放大原理吧，最終竟會在太平洋引發一場風暴。以前我總覺得難以置信，現在我有點相信了。賣蕉者那一小點善心恐怕就有了點反應。至少，如果世間多一些這類暖人的小火星，沒準有一天眞會燎原呢！

我折回香蕉攤，買了兩把香蕉。

石灣陶塑走向世界

行　平

繽紛華夏

在中國，素有「石灣陶，景德瓷」之說。古時江西景德鎮窰乃官窰，廣東佛山石灣窰爲民窰，二者各具特色。《明詩綜》有民諺：「石灣瓦，甲天下」。

石灣陶藝有約五千年歷史，由大規模日用陶發展而來，現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一千多年前，石灣陶已遠銷海外，成爲不少國家民衆的日常用具；如今，在陶塑藝人的努力下，石灣陶以藝術品的身份，再度走向世界。

石灣陶歷史悠久，唐宋以後遠銷海外。一九七七年，佛山石灣一帶出土大量印紋陶器，據檢測乃係新石器時代產物。在石灣東漢墓出土的舞樂俑、牛、豬等陶塑陪葬品，標誌着石灣陶藝日趨成熟。唐宋時，石灣陶沿「海上絲綢之路」，遠銷東南亞以至世界各國。「貨多陶器，大小相套，無少隙地」，宋朝《萍洲可談》如此描述外銷石灣陶數量之巨。元朝《眞臘（今柬埔寨）風土記》以「盛飯用中國瓦盤……飲酒用瓦鉢」，展現當地居民使用石灣陶的情況。明代，鄭和七下西洋，促使石灣藝術陶走得更遠。清代《廣東新語》載：「石灣之陶遍兩廣，旁及海外之國」。而今，在東南亞多國及香港、澳門、台灣等地的許多廟宇屋簷上，仍完整保留着石灣陶塑瓦脊和建築裝飾品。

民窰生產的石灣陶創作方式不受拘束，常以民衆喜聞樂見的形式出現，貼近生活，因而長盛不衰。新中國成立後，湧現出區乾、劉傳、曾良、莊稼、劉澤棉、黃松堅、廖洪標等許多優秀石灣陶塑藝人，他們致力傳承發展石灣陶塑技藝。筆者近日拜訪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「石灣陶塑技藝」兩位代表性傳承人劉澤棉和黃松堅。

劉澤棉的祖輩大多是石灣陶塑藝人，他自小便製作石灣公仔，工筆技藝超群。劉澤棉的工作室內，展示了伏虎羅漢、騎象觀音、佛祖、鍾馗等主題作品，無論是人物神態還是動物形態，均刻畫得栩栩如生。去年九月，劉澤棉的作品《紫氣東來》拍得三百六十萬元人民幣，刷新了石灣公仔拍賣市場的最高價。

黃松堅說，他少時被雜誌上介紹的石灣陶塑吸引，所以慕名到佛山學藝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他趁佛山祖廟維修，爬上竹梯和竹棚，觀察、臨摹祖廟瓦脊上的石灣公仔。吸收瓦脊公仔藝術精華後，他創作出《吹笛仙女》。他說，作品被送到香港展出，並藏於香港藝術博物館。黃松堅的作品題材廣泛，工意兼具。在他的工作室內，筆者看到了以仕女姿態描述四季的《春夏秋冬》；媽祖手持蓮花乘龍而歸的《乘龍媽祖》；凸顯尊者信念堅定的《龍之尊者》；孫悟空瞪眉突眼神態逼眞的《孫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等陶塑代表作。

劉澤棉和黃松堅曾帶着石灣陶塑走出國門。二〇〇二年，劉澤棉、黃松堅受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邀請，到該校講課，他們通過生動的教學，向國外學生展示石灣陶塑文化，備受歡迎。二〇〇九年，黃松堅在三藩市辦起個人陶塑藝術展覽，展示了一百餘件石灣陶塑作品。他說，那是石灣陶藝界五十年來首次在國外舉辦大型的個人展覽，展覽大受西方觀衆歡迎。

如今，劉澤棉、黃松堅等石灣陶塑老藝人雖年事已高，但仍堅持創作，並向兒女及後輩廣傳技藝，讓石灣陶藝繼續發揚光大。